

科学的人文精神 或人文的科学精神

常春兰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最近几年,国内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日趋激烈,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双方都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应该融合,但是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科学主义一方认为应该以科学精神改造和充实人文精神,提倡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文精神;反科学主义认为应该让科学回归人文。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建立以人文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才能真正使科学与人文融合,而不至于流于口号和空谈。

[关键词]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B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01—0051—03

最近几年,国内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日趋激烈,^①二者表现出的分歧很多,本文只择取一个方面,谈谈双方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的不同看法。表面看来,双方并没有大的分歧,倒是较为一致的方面,所以不太引人注意,但经仔细推敲,几经追问,分歧就逐渐明朗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谁更根本?如何融合?二者出现矛盾时怎么办?甚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分别是什么?

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

一般地说,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对“事实”的“真”的追求,要求知识符合事实,解决“是与非”、回答“是不是真”的问题。因此,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坚持严谨,重视实践,敢于怀疑,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等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范畴。不过科学精神的内涵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化着的,从历史上看,如果从科学萌芽的出现开始,可以说已有过四种形态的科学精神,这就是古代科学精神、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和后现代科学精神。在这四种形态的科学精神中,古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还未分化;近代科学精神将科学与人文完全隔绝;现代科学精神视科学与人文既区别又交融;而后现代科学精神主张消解科学与人文的区别。本段开头对科学精神内涵的

阐释只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反科学主义一方并不像科学主义者所误解的那样反对科学精神,只是双方对于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有分歧。科学主义一方所坚持的是现代的科学精神,“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1]而反科学主义一方则坚持源头上的古代科学精神,古代的科学精神还没有从人文精神中分化出来,那时的人文精神就是“自由”,“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所以科学一开始就是西方的人文,是自由的学问。”^{[2](P1)}古代的自由科学是真善美的统一。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精神,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的精神。但是,与科学精神一样,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文精神有其时代的主题和历史痕迹。有的学者就把人文精神分为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三大类型。不同类型的人文精神,其特征和内涵都有一定的差别。科学主义一方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

收稿日期:2004-10-16

作者简介:常春兰(1978-),女,复旦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技术与社会。

“马克思主义,就其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来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代表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代表着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3](P3)}而反科学主义一方更侧重于西方的人文精神,“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2](P4)}“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2](P5)}

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由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双方所侧重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都不同,因此他们对二者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科学主义一方一般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处于同一层次的两个概念,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互区别,另一方面二者又相互联系。在科学精神中包含着人文精神的因素,在人文精神中同样也包含着科学精神的因素。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且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而且,从科学主义者的具体观点也可以看出他们更偏重于强调科学精神,提出“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4](P1)}反科学主义一方则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人文精神比科学精神更根本,“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因此,不能将人文精神仅仅归结为‘文人精神’或‘人文科学的精神’,更不能认为只有人文科学或人文文化活动才充满着崇高的理想,才关注着人的自身发展。”^{[5](P99)}科学本身也是人的创造物,充满着人文精神。所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包容关系,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之所以出现表面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平起平坐的局面,是因为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精神代替了宗教精神成为人文精神中最为繁荣的一支,科学文化成为近现代文化的主导。

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

前面已经提到,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双方都认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应该走向融合。科学主义者提倡有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与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单看这么一个口号似乎非常合理,反科学主义一方应该满足了。但是由于双方对于二者的关系的看法不同,所以具体到如何融合也就分道扬镳了。科学主义一方认为应该以科学精神改造和充实人文精神,提倡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文精神。“我们应该提倡科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需要赶上时代,需要在现代科学发展和现代人类发展的基

础上赶上时代;否则,就可能成为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渊藪的危险。”^[6]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科学精神具有优先地位,是不可违背的,“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树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观,当然不能只靠科学,只靠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历史,伦理和道德,政治和社会,影响于人生观甚大,但这些又都必须贯穿科学精神而不能违背科学精神。”^{[7](P9)}

而对于反科学主义一方,确切地说不存在融合的问题,因为他们主张科学精神本来就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5](P99)}。如果要用“融合”这个词的话,也是科学精神与科学精神以外的文化精神的融合,“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不仅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而且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5](P99)}近现代科学精神过分张扬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被弱化,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异化,现在的要务是抛弃近现代科学精神,恢复科学精神中的价值理性,让科学真正回归人文。

在抽象的理论表达中也许不大容易看出双方的分歧,但在实践中出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冲突时,双方关于融合的理解的分歧就更加明晰了。按照科学主义者的观点,科学精神是不能违背的,科学技术是中立的,科学研究无禁区,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不应该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科学研究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他们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怎样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决于人们改进社会的努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反科学主义则认为科学是负载人文价值的,“任何工具服务于目的,并在其目的之下成为工具;而所有的目的都带着一种价值指向。你不能说‘造原子弹’这件事是一个中立的事情,尽管你只管造不管扔;你也不能说‘基因工程’是一件中立的事情,起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赞同人为地干预和改变生命的生殖、生长和发育过程,而这在有些人看来却是大逆不道的。中立只是相对的,而不中立却是绝对的。”^{[2](P84)}

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真正融合:人文的科学精神

从上面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到关系再到融合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根本分歧:前者倡导科学的人文精神,后者提倡人文的科学精神。就我而言,我更倾向于后者。只有建

立以人文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才能真正使科学与人文融合,而不至于流于口号和空谈。

科学主义者大都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科学观,而是误读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本体论的哲学,根据“实践”的原则,自然界并不是与人抽象对立的,自然界和人是统一的,自然界具有属人的本质,“正是在关于存在世界及其统一性的新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科学’观念——‘属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或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8](P35)}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由于自然的属人本质,自然科学实际上也是属人的,自然科学与人有着本质的关联,翻译成我们这篇论文的语言,就是自然科学就是人文,强调的是以人文为基础。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一样,人文社会科学应该与自然科学相统一而成为一门以自然科学为范例的科学。

为什么会出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立的局面呢?确切地说,为什么科学能够享有特殊的文化地位,成为近现代文化的主导?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适应文化(诸如习惯、信仰、宗教、法律、政府等)两种。他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历来发明的积累效果,文化变迁时,统一文化中所包含两种文化的变迁速度是不同步的,一般来讲,物质文化首先变迁,适应文化随后变迁,这一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而变化的现象被称为“文化坠距”。奥格本的“文化坠距”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我认为可以推而广之,不但在文化变迁时在文化发展时,都会出现“文化坠距”现象,也就是说,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统一文化中的两种文化发展速度是不同步的,事实上,即使是在非物质文化内部,也有快慢之分。科学精神当然属于非物质文化的层面,但是由科学精神而产生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后却可以直接带来物质文化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最生动的体现。任何一个国家要走向繁荣昌盛,都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科学的快速发展由此成为必然。所以科学精神比其他的文化精神更接近物质文化,也容易发展。随着科学的主导地位的建立,科学精神异化地发展了工具理性,就已经不同于古代的科学精神,而与人文精神分裂形成对立的局面。文化坠距的长期存在会阻碍社会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容易产生危机感、幻灭感、孤独感和空虚感等非人格的异化意识。因此,近年来倡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成为一种潮流。

我们一般情况下所说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从西方意义上而言的,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中国在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同时,还存在着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根据文化坠距理论,在中国的文化变迁中,西方的科学精神比人文精神扎根要快一些,确切地说,是科学精神中的工具理性迅速生根发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框架中快速成长,突出表现为中国在科技政策上更偏重实用科技,于是脱离了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的异化特征,就比在它们的发源地更加突出,而且这种强异化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其他一些方面如“天人合一”思想也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科学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科学精神,甚至有人说,正是因为中国科学之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中国科学才非常可能而且已经多次地成为“科学主义”的温床。因此科学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而只能使科学精神朝着更趋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

当然,我们在提倡以人文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时,也要避免消解科学精神与其他文化精神的区别的所谓后现代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其他文化精神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无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而一味地使它们整齐划一。我们的目标是把科学精神和艺术、道德、文学等文化精神建立在共同的人文基础上,并非彻底取消它们之间的区别。

同时应该注意到,人文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但反科学主义的并不必然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认为只有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对人才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和价值,甚至把人文精神狭隘的理解为艺术精神,而科学只具有“工具理性”或技术价值,与人文价值毫无任何关联,因此,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一样,都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与对立。因此我们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人文主义,承认科学的人文价值,提倡以人文为基础的科学精神。这与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是一致的。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指出科学是具有人性的,科学和人文是统一的,致力于“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它将进一步证实人类的统一性,不仅在它的成就上,而且也在它的志向上。”^{[9](P25)}因此,不存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根本对立,人类文化是统一的。

① 本文所说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仅限于中国国内而言,鉴于国内学界对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划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下转第30页)

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精华的浓缩与总结,它的意义决不是哲学家们冥想出来放在书桌案头的白纸黑字,也不是纯粹学术上的推演与纷争。它必须在把握和反思时代的基础上对现实具有指引作用,能够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新哲学必须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对此,中国的新哲学首先要弄清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来说,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什么;其次要能前瞻出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依赖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再次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重新确立整个中华民族对最高理想的信念问题^[5](P99)]。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中国现实和中国人的心灵特征。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在近现代的败落,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基础的丧失。但其本身理论资质较差,缺乏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之思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其并不一致。古代中国思想家也许因为缺少希腊哲学家的闲暇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把思想的目光聚集在人生的修养和天下的治理上,把东方思想引向不同于西方哲学理性的方向。对比西方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德性之思的视域遮蔽了纯粹理性态度的思想维度,从而使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受到减损。而这些思维领域正是支持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思想前提。传统哲学从存在基础上已失去了社会基础,其思维方式也有局限性,因此单纯的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它的基础地位应着眼于它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的历史影响和制

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取长补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创出中国的新哲学。它只能是新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根本。不是“老树新枝”,而是在它的基础上长出一棵新树,形象一些它就是形成这颗新树的土壤。

有一点也要强调,现代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是哲学创新的必要准备,作为对现有哲学资源的现代阐释和领悟,这本身就有创新的成分。早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哲学前辈就曾表达过它们对中国新哲学诞生的展望。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言部分中写道:“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传入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而低伏,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面对着时代的呼唤,面对着哲学前辈们的不懈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们应肩负起这个历史责任,让这种期待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 高清海. 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2).
- [2] 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贺来. 马哲, 西哲, 中哲的“功能统一性”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2).
- [5]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周文升)

(上接第53页)本文中对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界定也只是一家之言, 不恰当之处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 [1] 龚育之. 论科学精神[J]. 人民日报, 2000-10-1.
- [2] 吴国盛. 让科学回归人文[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3] 龚育之. 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兼论所谓反对科学主义[J]. 理论前沿, 2001, (1).
- [4] 龚育之. 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5, (8).
- [5] 孟建伟. 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8, (1).

- [6] 何祚麻. “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访何祚麻院士[J]. 中华读书报, 2000-6-28.
- [7] 龚育之. 提倡科学精神, 捍卫科学尊严[J]. 民主与科学, 2000, (1).
- [8] 吴晓明. 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本体论意义[J]. 南京社会科学, 1996, (8).
- [9] 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陈恒六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扬眉)